

敦煌學研究會編

敦煌
學
第十三輯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III

-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8

王梵志詩集和山上憶良 「貧窮問答歌」之研究

菊花英夫著
朱鳳玉 譯

序

此文並非我個人新創的見解，而是綜合日本、中國、歐洲各界在各個層面所做的研究。自感學識不足，還請專家學者指正、補充。余撰此文僅為引起大眾對比較文學的興趣。

I

衆人皆知王梵志詩集是一個收集唐朝名詩（或詩歌）的文選，該詩集一直不為人知，直到人們在敦煌寫卷中發現它。正如書目中所示，在中國、日本、歐洲已有許多學者深入研究它，而近年來該詩集又再次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

故戴密微博士亦曾研讀該文並將之翻譯成法文，寫下非常詳細的評論。最近被當做其遺作發表。

一九七三年，當我在巴黎由 Fnkn i 教授陪同接受戴密微博士之邀請前往拜訪時，我就聽說他正從事該項研究。當時，我心裏就有撰寫此文的念頭，可惜他未及得見。

目前仍有許多殘缺不全的詩集得以流傳下來，（如附表所示）有些寫卷上清楚地寫著詩集的名稱，而有些殘卷則名稱不詳，但毫無疑問地，他們都屬王梵志詩集的一部份，目前為止我個人僅研究過某些殘卷，將來必須一一重新研究。因此我現在所列的順序是根據入矢義高教授和其他學人對各寫本的介紹和詮釋。

II

根據入矢教授和遊佐昇先生所提出來的敘述和解說，目前流傳的王梵志詩集大致上被分為三大類，列入連號的書冊內。而以詩的形式和主題來分，又可分成四個輯：

[I] 第一類

各輯都有很清楚的名稱——「卷上」，並且有序。S.778可為此輯之代表。毫無疑問此一詩稿必定下接「卷下」，但我們無法肯定究竟只有上下兩冊還是上、中、下三冊。

通常在敦煌寫本中看來，此文選只有兩輯：一份三冊的原文和一份一冊的原文，稍後我們再提；雖然無法肯定全部詩集是兩冊或原來應有三冊而其中一冊失傳，實際上傳入日本的詩稿只有兩冊。

第一類原文中的詩是五音節一行，四行一詩節，但每首詩的行數不一。最主要的主題含說教性。佛學成份較第二類詩少（稍後再提），日常生活的寫實描述亦較少。

「序」是後來的編輯者加進去的。雖然該序並非完全不適合該文，但其中所介紹的王梵志詩的特性較適合第二類詩。很可能此「序」並非專為此類詩寫，而是為不同原文的輯而寫。許多詩集產生後為人們所抄錄，在抄的過程中，很可能原來只為某一輯詩寫的序被抄成另一輯詩的序。在「序」中，此詩集的詩應為三百首，然而戴密微教授在其評論中指出該數並不一定正確。

從另一方面來看，列寧格勒「古籍藏本」的書籍末頁上的L.1456是王梵志詩集中最古老的寫本，抄錄於大曆六年（西元七七一年），上載總詩數為一百一十。我臆測該原文可能屬於第二類詩集〔 II-B 〕輯，而且各詩輯的詩篇可能總數不一。

[II] 第二類詩

這類詩的原文分載於三冊。而詩的排列順序亦有兩種方式。〔 A 〕輯詩按卷上、中、下來排列（P.3211 = S.5441b = S.5641）。〔 B 〕輯詩是以第一、第二、第三的方式排列（P.2914 = P.3883）。

更明確地說，我們認為〔 A 〕輯詩一定有「卷上」和「下」，因為現存的底稿上清楚地寫著「卷中」的名目。而〔 B 〕輯詩也一定有第一、第二，因為現存的底稿上清楚地寫著第三的名目。

與此類詩相反的是〔B〕輯詩中有許多詩和第一類詩相類似。許多〔B〕輯詩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表現出作者本身的生活方式，以及用隱喻以令人驚歎的方式表現出作者的意念，而並非很寫實地描述日常生活。似乎作者所持的態度像道家的隱士而非佛學傳道。而這份原文被許多學者指認為和寒山詩十分近似，該詩所表達出的思想被公認為是佛家禪學思想，至少其感情和禪學十分接近。

從另一方面來看，現有許多既無名目也無編號的寫卷，但其用字、形式和主題都和上述的〔A〕輯詩類似。許多專家學者早已將P.3418、P.3724和S.6032視為〔A〕輯詩。當然，我亦視為相同。

〔III〕第三類詩

這類詩的詩輯名稱為王梵志詩集一卷，全部詩彙集成一冊。而此輯詩以P.2718、P.3266、P.4094、S.2710及S.3393為代表。

在P.4094的末頁上我們可以看到重複書寫數次的短文，該文並不完全（「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為一部又」）據我臆測該文最後應是「又及」，另一冊亦流傳下來，該文亦是極其珍貴的王梵志說教詩。」

此全一冊原文詩輯很嚴格地遵守五音節一行詩，而四行詩為一詩節的形式。入矢教授認為這些詩的形式非常新。而遊佐昇先生則認為這全一冊的原文詩輯，其編纂過程和其他兩類詩並不一样，且年代較晚。

從詩的內容來判斷，這些詩是為每日生活的箴言而做，其形式是短詩以便人們記憶。這些詩類似於一些警世語或格言。很可能該詩輯被當做日常生活範本。

在歷史文獻上我們可以找到有關該詩的說明，宋史藝文志中就著錄有「王梵志詩集一卷」。我們可以推斷宋史中提及的詩集就是上述的全一冊原文詩輯。雖然很奇怪地我們在現存寫卷中找不到和宋代文獻記載完全相同的詩句，但在宋朝文章和故事裏所引用片段王梵志的詩和第二類〔B〕原文的詩十分近似。

那些被引用的詩句很可能反映著宋代文人的喜好，這正是我們認為〔II〕—B（可能〔I〕第一類詩亦如是）詩輯形成時期較〔A〕詩輯要遲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我們發現藤原佐世（九世紀末）曾提及王梵志詩集第二冊，由此可知傳入日本的原稿是兩冊。同時我認為其內容和〔II〕A輯詩相同，這個問題待會再談。

我個人認為，即使在同一個詩輯原文裏，分冊和編排均無一定的原則可尋，因此我們不可按詩冊的編號來區分詩輯原文，而應該以各個底稿中詩的特性來加以區分，比較適當。

前面所提及的現存底稿中的輯詩並不完整，因此我們無法確定是否這些原文詩輯中的詩彼此相同。然而，很顯然易見地，目前所搜集到的詩其性質並不一樣，然每個原文詩輯的名稱却都是王梵志詩集，但其編纂時間不一樣，也許是產生於唐、宋之間，當時人們喜好將不同詩選中的詩或歌謠以及警語冠上相同的名稱，而假託王梵志的名字來出版。因此我們不可能找出一個特定的人作為用同一名稱發行的各種詩輯中所有詩、歌謠的作者。我不得不指出費盡心思來追查該文作者（王梵志）的生平將徒勞無功，而且也無此需要。

由入矢教授所提出的假設相當引人注目，他認為這份文選是由托鉢僧編纂而成的（很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所謂的遊化僧、化俗法師），該僧並不屬於特有的宗教團體而是專門致力於向窮苦人們傳教。我希望讀者注意此觀點和稍後介紹的山上憶良之間的關係。

從另一方面來看，最重要的是如何將形式、主旨相近似的詩分類出來並且分析詩中用詞的歷史背景，以便劃分整個詩輯的詩。

我個人最感興趣和關切的是，如何藉著詩中所描述的社會狀況和日常生活做為研究唐朝社會歷史的歷史資料，而非文學價值資料。（當然，從社會史觀點來看，說教警語對做為社會教育和評估當時價值意識的資料也是十分重要、有趣的。）

中國學者如趙和平與鄧文寬兩位先生正嘗試找出傳說的作者—王梵志確實生存的年代。他們研究的方法最主要是找出構成詩中歷史背景的歷史事件和專有名詞的歷史年代。（見附表）。

他們的論點和我的看法相同，那就是以研究唐代軍事體制和政治制度來做為研究王梵志的基礎，所以我十分贊同他們的做法。但我個人仍舊認為這些年代只意味著收集在第二類〔A〕原文詩輯中那些詩的歷史背景，並不能做為作者為某一個人的證據。可能這些詩產生於貞觀八年（西元六百三十四年）到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百三十八年）之間，我揣測很可能就在武則天當政（西元六百六十四或六百七十四年到七百零四年）和玄宗開元年間（西元七百一十三年到七百三十八年）。因此詩中描述的日常生活正反映出唐代社會早期的生活狀態。

（例如，我們必須對下列這些專有名詞和用字特別注意：里長，里正，租庸調……等）

為確定王梵志的生存年代，許多學者提出很多證明，而其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歷代法寶記中無住禪師自傳裏的插話。

無住禪師可能生於開元二年（西元七百一十四年）而且於大曆九年（西元七百七十四年）死於成都。他通常引用王梵志的詩來教化人民，所以矢吹慶輝博士認為至少該文選應早於大曆年代。入矢義高教授認為那段插話應產生於天寶到大曆年代之間。而趙和平與鄧文寬先生則指出該插話顯示王梵志的詩在八世紀中旬左右流傳到四川。我則認為對此插話還需做更進一步的分析工作。

無住禪師的生平在下列無住禪師年表中有所說明。他前半生都住在山西、河北、陝西等中國的北方。或許在那段期間，尤其是在長安（西京）時他開始知道王梵志的詩。我認為在當時，王梵志的詩已經流傳到整個中原地帶。安史之亂後，隨著中原逃難的人們，王梵志的詩流傳到四川、唐朝西北疆域—敦煌，並在各地盛行一時。我們必須注意一點，那就是無住禪師曾到過靈州，而從陝西往敦煌的主要道路之一必須經過靈州。至於無住自傳中所引用的詩句，我們在現存的敦煌寫本中却一點也看不到。其所引用的詩句帶有佛家禪學的色彩，此點我們也可以在宋代散文和故事中所引用的王梵志詩句以及原文〔II〕—B中可以看出。

八世紀時，佛家禪學開始流傳於中國北方。受此傳統影響的詩歌有「樂道歌」、「山僧歌」或「禪詩」，以及寒山的詩。據我看來，也許在該世紀以此傳統為背景，許多說教詩廣受歡迎，而被彙集成許多文選，其中某些文選借用王梵志的名義發行而廣受歡迎。很可能在中原地區這種書籍在八世紀後半仍有增加，但許多却未能傳入敦煌。西元七百六十年以後，中原通往西北地域的路為吐蕃所阻，敦煌因此和中原隔離。而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和口語化的詩，例如全一冊原文中的詩即屬此，是產生於宋代，上列是我的假設。

由趙和平與鄧文寬兩位先生所提出的證明中，有一件我覺得十分無稽，那就是有關P.4978「王道祭揚筠文」的證明，該文於一九五八年為吳其昱教授所發現，其所著錄日期為開元二十七年二月，描述故玄學士王梵志直下孫—王道讚揚故揚筠的精神。但正如戴密微博士所說，該文很可能是根據眾所週知的故事所假造的一篇作品。然而我却說不出其目的為何。

中國學者都有種傾向，那就是認為流傳下來的詩稿只要名字是王梵志就真的是一個人所寫的。張錫厚教授和戴密微教授所識相同，嘗試著從現存的唐宋之間各種散文、故事中所引用的片段詩詞建立出所有王梵志的詩。但不同的是，張教授認為王梵志是唯一的作者。因此

王梵志詩集和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之研究
張教授根據詩中以第一人稱所寫的詩來拼湊出王梵志的生平。他認為凡是上述的詩都是作者本人的獨白。但是該詩形式很明顯地屬於第二類〔II〕—B 原文詩輯所特有的修辭方式。

現在我要改變話題。

萬葉集——二十冊，編纂於西元七五九年以後，是日本詩集中最古老和優秀的作品，也是奈良（寧樂）時期（七一〇—七八四）的文學不朽著作。在四千五百首詩中，可能有七紀或更早的作品，大部份的作品是所謂的「短歌」，而萬葉集中的代表詩却是二百六十首「長歌」，在長歌的作者中，寫得最好的是大伴家持、柿本人麻呂以及山上憶良。在二十冊詩集中，第五冊最富特性也最特殊。其主旨如下：

一、此冊所收集的主要詩屬於兩位偉大詩人一大伴旅人及山上憶良。

二、詩中所讚頌最多的地方並非首部奈良，而是筑紫島。西元七二六到七三二年之間，山上憶良為筑前國守省的總督，受制於該島大宰帥——大伴旅人（六六五一七三一）。大伴旅人本身是位名詩人，也是大力提倡者，兩人保有親密的學友關係。

三、此冊包含許多中國寫法。衆所週知，萬葉集被改寫成萬葉假名的寫法。以中國和日本的造句法來說，該冊詩是中國字在語音和語意上的綜合物。而我在此所指出的中文寫作屬於真正中國散文文章。

四、上述詩人的作品，尤其是山上憶良的作品受中國文學的影響最直接也最深切。根據日本文學界的研究（請參閱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山上憶良作品中所引用的中國經典計有：尚書、周易、儀禮、禮記、毛詩、左傳、論語、史記、後漢書、晉書、莊子、抱朴子、淮南子、列子、博物志、世說新語、遊仙窟、志怪記、文選、藝文類聚、王羲之、王勃集、駱賓王集，以及一些已失傳的書籍。至於魏文帝惜時賢詩、帛公略說、鬼谷先生相人書、任徵君、曾子等，我們並不知有其書，揣測是一些流行的道家書籍。

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上憶良的作品除了具有儒家思想外，並深受佛家生有定數想法的影響，且常常用到佛語。其作品中所引用的佛家經典計有：大般涅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乘密嚴經、雜阿含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菩薩藏經、佛說譬喻經、經摩經，以及壽延經，該書名僅出現在正倉院文書中，正文已失傳。而西野貞治教授證實壽延經就是敦煌寫卷中的佛說延壽命經。

在奈良期間，日本文化受到隋、唐兩朝強烈的刺激而快速發展。傳入日本並被引用的文件數量和品質都相當驚人。

十八位萬葉集詩人也出現在「海風藻」——由朝臣所編纂的中文詩選中。這些詩只不過是從中國詩直接借用觀念和描述所寫成的模仿詩，這些詩的形成反映出唐、宋文化在當時盛大的威望。然而，上述的詩詞並非從最原始的資料抄錄，而是抄自類書和總集。我們可以假設這些詩詞有時是從某些流行的文學作品、字典或是為實際用途而收集的模範句子中抄錄來的。

總之，在許多文學家中，山上憶良以其對中國古典作品和佛家經典認識之深，而值得我們注意。

有關山上憶良的前半生並沒有資料流傳下來，可說是一片空白。即使其出生年月日也是從其回憶錄一「沈痼自哀文」中提及的七十四高齡推算而來。在歷史上我們所能找到的第一個有關資料是西元七〇一年，山上憶良被派為日本第七任赴唐大使（遣唐使）。那時他應該是四十一歲，而另一歷史文件—續日本紀中提到在「那以前他並未有任何官職」。由此可知他在那時突然出現政界，這對當時文人來說是件十分不尋常的事，因此對其家世背景產生了各種臆測。

在日本文學界，學者所提出且廣為衆人接受的理論認為山上憶良是來自朝鮮半島移民的後代。（見中西進「山上憶良」（河出書房新社）東京 1973；村山出「山上憶良之研究」（樓楓社）東京 1976）。

但許多日本史的學者却否定這項理論。他們認為該理論並無確實的憑據證明其家庭為朝鮮之移民，相反的很可能山上憶良和 Alvata-no Makito 屬於同一個有強權的氏族。Alvata-no Makito 是隨同其前往唐朝的次使。該氏族的特徵是許多族人在文學、外交界居領導地位。（見佐伯有清；山上氏之出世及性格—關於憶良歸化人說）。

其前半段生平之所以空白，直到四十歲為止，很可能是因為山上憶良司祭司職而完全遠離政治。他極有可能進入官方寺廟以外的氏寺，而在當和尚的時候吸取廣博的中國文學知識。在此我要強調下列數點：在山上憶良似乎已經讀過的各種中國寫稿之中，我們可以見到一些流行甚廣的文學作品，例如遊仙窟、志怪記。並且在其作品中有許多片段來自佛學經典，很可能是自佛學百科全書引用而來，例如法苑珠林等。（雖然辨別這些引用片段的出處仍待加

強，但我的看法可信度甚高，因為我們可在法苑珠林中看到引用志怪記的字句。至於道家作品，他爲了同一個目的而引用了抱朴子。）

從這些觀點來看，我們可說他同時傾心於佛學及流行的文學作品。

從另一方面來看，那時一位十分獨特的佛家僧侶一行基，在日本享有盛名。他四處流浪，致力於窮人間的傳教工作而反對和貴族有關的官方寺廟或教條式的佛教戒律。他生於西元六六八年，而七〇〇年左右他已在奈良地區致力傳教工作，因此山上憶良在被指派爲大使一職以前必定有機會認識他。

山上憶良在西元七〇二年（武則天長安二年）到七〇七年（中宗景龍元年或神龍三年）之間自揚州旅行到長安。

他回到日本後就被升爲政府官員，七一六年到七二〇年之間他被指派爲伯耆國守。當時，中央政府發佈公告，由於行基在官方寺廟以外進行傳教工作，各政府官員必需嚴加取締。而山上憶良身爲官員必定接到這項公告。繼該職後，他又被任命爲筑前國守（自七二五到七三一或七三二）。

以其個人生平和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判斷，很可能他在唐域時就對致力於向窮人傳教的托鉢僧侶密切注意過，也就是注意遊化僧或化俗法師，而且他對傳教的工具—歌謠或詩也非常感興趣。

山上憶良所寫最有名的詩是「貧窮問答歌」。

我發現無論是詩本身的含意、意象或是用字、表達方面和王梵志的某些詩十分類似。彼此應對符合（見附表），有些段落可說是直接翻譯過來的。

由此點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山上憶良的詩僅僅和第二類〔II〕—A詩輯類似。（如果我們想找出一些在敍述和表達上類似的詩，包括意思不盡相同者，我們也可以在〔B〕詩輯寫本中找到類似者。見附表。）

山上憶良此一首詩通常被認爲寫於晚年，在他辭去政府官職自仕所返回首都之後寫的。毫無疑問的，身爲優秀的詩人，他選擇了原文詩稿的一部份，刪去其他不需要的部份，將已身所見任職期間的愉快生活和年老孤寂的悲哀編織成一個故事，其所使用的寫作形式是對話，而語言是本國語（日文）因而創造出上乘的作品。

根據一個日本古史學者，自那時快樂的家居生活形式來看，山上憶良的詩在描敍古代日

本人生活形式時顯得不自然。因而他深深懷疑該詩不但借用王梵志詩中的意象和描述，並且也借用另一些詩中的用字。

正如前文所示，王梵志詩集傳入日本時為二巨冊寫稿。我們不知道該批詩流入日本的時間，但從駱賓王所寫的詩和白居易的詩集—白氏文集等作品看來，日本在那時期引進最新、最近代的中國文學作品。（在公日，這也可說是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我臆測王梵志詩集在中國唐朝流行不久即傳入日本。

然而究竟山上憶良幾時拿到其詩稿，以下是三種假設的可能情形：

- (1)第一個機會：當他身為大使待在中國時；西元七〇二到七〇七之間（武則天長安二年到中宗景龍元年）。
- (2)第二個機會：當他身為筑前國守時；西元七二五到七三二年之間（即唐朝開元十四到二十年之間）。在該省份有一個通往中國的重要港口，而身為該省首長有機會優先檢查所有輸入的東西。
- (3)第三個機會：當他退休返回國都時；大約是西元七三三年（唐朝開元二十一年）。那時他剛寫完「貧窮問答歌」。

對我來說第一個機會的可能性最高，然而考慮到「貧窮問答歌」的寫作時期，我又無法否認第三種機會的可能性。因為照這樣看比較合理，我猜測山上憶良應該在受到王梵志詩的刺激之後不久就開始自己寫詩。在山上憶良詩的結尾處有個獻詞—「我，山上憶良僅呈此詩」直到目前為止那個獻詞究竟為誰、為何而寫仍舊是個謎。

雖然這僅是我的揣測，不過他很可能讀過王梵志詩集，而且向擁有首都奈良處之最新中國詩稿的人借閱詩稿來看。山上憶良對王梵志的詩印象十分深刻，從中得到啟發而自己做自己的詩，當他將詩稿還給該詩稿的擁有者時，他為了答謝其好意，表達自己的見解而一併贈送自己的新作品。

我將山上憶良的生平留給日本史和日本文學的學者去研究。在此我要強調的如下：

唐朝和八世紀時的日本，其文化關聯是何等的寬廣深厚！我們必需研究找出這種證據的方法，這種證據包括未流傳下來的寫稿，日本古代作品中借用或引用該寫稿却未提及其名稱。

我還要再多加一句話，至少在八世紀前半，王梵志詩集的〔A〕輯中之〔Ⅱ〕原文寫稿

王梵志詩集和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之研究已經存在於中國唐朝，而且一位日本詩人已經閱讀過其中一部份。我想這項事實對於現存王梵志詩稿的寫作日期的判斷有很大的幫助。

這項事實僅為比較中國、日本雙方面所做的研究而獲得的結論。

謝謝您費神閱讀。

譯者按：菊池英夫，一九三〇年生，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北海道大學文學部教授。本文原為英文係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三十一屆國際亞洲北非人文科學會議論文。

參考書目

- 劉復「敦煌掇瑣」上輯（王梵志詩集 P.2718，五言白話詩 P.3211，3418）1925
-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 11 章唐初的白話詩 上海 1928
- （「，白話詩人王梵志，「現代評論」第 6 卷 第 1 期）
- 矢吹慶輝「鳴沙餘韻」PL.85 (S.778. 王梵志詩并序) 1930，「鳴沙餘韻解說」PP.250
～253 1933
- 矢吹慶輝「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5 卷 古佚・疑似部 (S778) 1932
- 鄭振鐸「王梵志詩」 世界文庫 5 1936
- 「中國俗文學史」(唐代的民間歌賦) 1938 初版
- 入矢義高；王梵志について 上、下，「中國文學報」第三、四冊 1956
- 「；王梵志詩集考，「神田喜一郎博士還曆記念書誌學論集」 1957
- 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錄」(王梵志詩 跋)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8
- Wu Chi-yu ; Un Manuscrit de Touen-houang concernant Wang Fan-tche , T'oung Pao , XLVI 3-5 , 1958 , PP. 397-401
-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資料組「中國歷代農民問題文學資料」(敦煌無名氏詩 PP. 21-22)
1959
- 倉石武四郎、須田禎一編譯「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1 (白話詩，王梵志) PP. 75 ~ 76 323
～324. 平凡社 1960
- (儲皖峰；唐初兩個白話詩人，「浙江大學文理科專刊」 第 3 期)
- 劉銘恕「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斯坦因劫經錄，S 5441-2 王梵志詩集卷中說明) 1962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王梵志詩集和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之研究

ПУБЛИЧН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ФОНД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АЗИИ, vol.1,(1963)
P.573 vol.2,(1967)P.672 (Oldenborg Collection,L1456 #256)

Demiéville, Paul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à Leningrad T'oung Pao
LI , 1964 (P.302.n.2)

金岡照光編著「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付解說」東洋文庫 1971

" 「敦煌の文學」大藏出版 1971.「敦煌の民衆—その生活と思想」評論社 1972

遊佐 昇；王梵志詩のむつ兩側面，「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2 . 1978

" ；敦煌文獻にあらわれる童蒙庶民教育倫理， " 4 . 1980

" ；王梵志詩集一卷について，「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17.18. 1981 ~

張錫厚「敦煌文學」 上海古籍出版 1980. 5月

" ；關於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整理的若干問題，「文史」第15輯 1982.9月(1979稿)

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正、續；「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5·6期

項楚；<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4期

Demiéville , Paul ; L'ŒUVRE DE WANG LE ZÉLATEUR(Wang Fan-tche) suivie de
INSTRUCTIONS DOMESTIQUES DE L'ATEUL(T'ai-Kong
Kia-Kiau) , Poèmes populaires des T'ang (7-8th -Xth siècles
) 1982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s Études Chino ,V01
. XXVI)

「王梵志詩集」諸本一覽表

種別系統	卷 分	寫本番號	存 詩 數	詩型，內容特徵
I	「卷上」并序 上(中、下) ?	S 778	15首+殘3	五言，(序後附七言詩)
		S 5474	4 + 1	古體？佛教色稀薄
		S 2796	2 + 1	「序」後人撰、「制詩三百餘言」
		S 1399	13	因果報應，勸善懲惡，取材時事，「不受經典、陳俗語」
		S 5796	計存 18首	

		卷(上)中(下)	P.3211 S.5441b S.5641 P.3418 P.3724 S.6032	57首+殘4 19 + 2 25 + 2 計存 61首 46首+殘1 22 + 1 4 + 1 計存 47首	五言白話體，句數不等(四~六句)(一部份七言？) 世態人情的淺薄，慘苦，不孝之嘆，農貪利商賈，賦役徒征之苦，貧窮之可憐 荒よありて生らしん。「生のまゝの素材む突出し」描寫(入矢)、現實への對決姿勢ほ無く、一種の諦観い立？(末法思想？)
II	A	卷第(一、二、三)	P.2914 P.3833 L.1456	21首+殘2 52 + 2 計存？75首 全110首 7	五言。(稍稍Iに似る？) 作著自身の生活態度を一人稱で表出 描寫き心境を托いて諷喻、詠嘆的、隱士的「寒山詩」に類す。(不必傳教的。)
III	B	(卷第一)	P.2718 P.3266 S.3393 P.2914v ? P.2842b P.3558 P.3656 P.4094 S.2710 P.2607v P.3716v S.4669 S.5794		五言四句、近體 日常的生活倫理、現實的處世訓。俗諺、箴言(「太公家教」「夫子勸世詞」「百行章」「父母恩重經變」「傳說孝子經」etc. と共通。 後書「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爲一部，又□□□□、□□□？」
		一卷		計存 92首	
日本將來	二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別集類		II—A系統
宋 代	一卷	宋史、藝文志	別集類		III系統

II - A 系統 (P.3211 , 3418) TEXT の成立年代關係資料

證據	寫本番號	詩番號	詩句	用語・事件考證	論者
①	P.3418	第9首	十六作夫役	16 ~ 20 歲中男規定、 天寶 3 載 (744 A.D.) 12 月、改制、18 ~ 22 歲爲中男，左句示天寶 3.12 月以前之狀態	趙和平 鄧文寬 (Demieville, P.465 (ST) 15 E.)
②	P.3418	第9首	二十充府兵		(")
		第25首	兒在愁他役， 又恐點着征，	開元 26 年 (738 A.D.) 正 月丁丑制，邊地長征兵 (趙和平 鄧文寬
	P.3211	第22首	天下惡官職， 不過是府兵，	長征健兒) 召募完了。 天寶 8 載 (749 A.D.) 停	(Demieville, P.149. (II) 24 A
		第7首	未是好出身， 丁兒避征防，	折衝府、左句、反映府 兵制時代之證	(Demieville, P.101) (II) 7 A
		第25首	興生市郭兒， …名霑是百姓， 不肯遠征行，		(Demieville, P.159) (II) 28 B
③	P.3211	第45首	奉使親監鑄， 改故造新光， 開通萬里達， 元寶出青黃，	開元通寶 (開通元寶) 錢新鑄の武德 4 年 (621 A.D.) 7 月以降之詠	趙和平 鄧文寬 (Demieville, P.195) (II) 46 A
④	P.3418	第2首	兒大作兵夫， 西征吐蕃賊，	貞觀 8 年 (634 A.D.) 吐蕃再興起以後，乾元	趙和平 鄧文寬
		第9首	十六作夫役， 二十充府兵， 磧裏向西走。	年間 (758-760 A.D.) 河西沒蕃以前之情況。	(Demieville, P.437) (ST) 4 B (Demieville, P.465) (ST) 15 E

<其他要注意的語句> 道士，女官（冠）→佛寺僧尼（先道佛後）

里長、里正，追庸調，村頭相催稅，戶主，鄉頭，文簿執鄉頭執、職任無祿科，租調，租調無處出，還須里正賠，籍帳便除名，兵名，征防，征行差科，差科取高戶，科出門夫，合去取正身，名字付司錄，差科→錢納（錢の行用の廣、多），客春，春人收糧，客扶犁，屯田，和市，職田佃人送祿，仕人作官職，每日勤判案，差科能均平，當衙判曹事；佐吏，寄住官，大店家→宿客，商賈，興生市郭兒，從頭市內座，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個，行行皆有舖，舖裏有雜貨，…名占是百姓，不肯遠征行，不是人強了，良由方孔兒，工匠，巧即他人使，身是自來奴，妻亦官人婢，

無住禪師年表

（「歷代法寶記」S.511, P.2125. 「大正藏」51 史傳部 3, No. 2075, P.186E）

年 月	公 元	無 住 的 動 止	備 考
開元 2 (?)	714	生於鳳翔、郿縣，俗姓李	
22 (?)	734	時年二十，代父朔方從軍，膂力過人，武藝絕倫，河北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在職開元 22 ~ 23）充衙前遊奕先鋒官，生佛心。	
天寶年	741 ~	遂往太原府，禮拜自在和上。	
8	749	受具足戒，使辭和上，向五台山清涼寺，經一夏，往禮范陽到次山明和上。	
9	750	夏、出到次山，至西京，往來安國寺、崇聖寺	
10	751	從西京至北靈州，居賀蘭山二年………	
至德 2. 10	757	從北靈出向定遠城及置寧軍使揚含璋處。	
乾元 2. 正	758	到成都淨泉寺	
		（大曆 6 (771 A.D) 年 5 月寫敦煌最古紀年「王梵志詩集」L.1456）	
大曆 9. 6	774	入寂於成都保唐寺，世壽 61 歲。	尋常教戒…聞衆人…引王梵志詩。

P.4978. 王道祭楊筠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七年歲在戌（癸？）丑二月，東朔方黎陽，故通玄學士王梵志直下孫王道，謹請酌白醪之奠，敬祭〔沒？〕逗留風狂子，朱沙染□兒，洪〔弘〕農楊筠之靈，………

山上憶良略年表			參考
公元 (中國年號)	憶 良 動 靜	備 考	
660 (?)	憶良 生	668 行基生 (Gyo-ki)	西野貞治；敦煌石室の佛說延壽命經につ て(「萬葉」23號)
701 武則天	任遣唐少錄		Original Poem of the Wang fān-zhi
702 長安2			「王梵志詩集」中原詩
中宗	在唐		P. 3418
707 神龍3			(13)富饒田舍兒，論情實事好。
景龍1			廣種如屯田，宅舍青煙起。
716	伯耆國守 (How ki no kunino ko mi)		槽人飼肥馬，仍更賣(買)奴婢。
720			牛羊共成群，滿園養豚(豚)子。
725(開元14)	筑前國守 (Chikuzen-no kunino Kami)(解任歸京)「	729(?)「 思子等歌」	窖內多埋穀，尋常願米貴。
731 ~ 21)	貧窮問答歌」		里政(正)追役來，坐著南廳裏。
732 (?)			廣設好飲食，多須勸遣醉。
733. 6月	憶良 殤		追車即與馬，須馬即與馬。

山上憶良 所引漢籍、佛典名

小島憲之

<漢籍>

尚書、周易、禮儀、禮記、毛詩、左傳、論語
史記、後漢書、晉書、莊子、抱朴子、淮南子
、列子、博物志、世說新語、遊仙窟、志怪記
文選、藝文類聚、王羲之、王勃集、駱賓王集。
○魏文帝惜時賢詩、帛公略說、鬼谷先生相人
書、任徵君、曾子……等。

<佛典>

大般涅槃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乘密嚴經、
雜阿含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菩薩藏經、佛
記譬喻經、註維摩經。
壽延經→佛說延壽命經 (S.5570. 7679)

參考

西野貞治；敦煌石室の佛說延壽命經につ
て(「萬葉」23號)

Original Poem of the Wang fān-zhi

「王梵志詩集」中原詩

P. 3418

(13)富饒田舍兒，論情實事好。

廣種如屯田，宅舍青煙起。

槽人飼肥馬，仍更賣(買)奴婢。

牛羊共成群，滿園養豚(豚)子。

窖內多埋穀，尋常願米貴。

里政(正)追役來，坐著南廳裏。

廣設好飲食，多須勸遣醉。

追車即與馬，須馬即與馬。

須錢便與錢，和市亦不避。

索麵驢駝送，續後更有雉。

官人應須物，當家皆具備。

縣官與恩宅(沢)，曹司一家事。

縱有重差科，有錢不怕你。

(Demieville, ST19 A—F, PP.
480-86)

貧窮田舍漢，巷子極孤栖。

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

婦即客春擣，夫即客扶犁。

黃昏到家裏，無米復無柴。

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

里政(正)追庸調，村頭共相催(相催稅)

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
體上無輝袴，足下復無鞋。
醜婦來惡罵，啾唧搗頭灰。
里政（正）被脚蹴，村頭被拳搓。
駢將見朋友（明府），打背趁廻來。
租調無處出，還須里政（正）倍（暗）。
門前見債主，入戶見貧妻。
舍漏兒啼哭，重重逢苦哉。
如此更窮漢，村村一兩枚（在）
(Demiéville , ST19 G , 20 A-F ,
PP.486 ~ 91) 。

《萬葉集 卷五》

貧窮問答歌一首 幷短歌
風雅雨布流欲乃，雨雜雪布流欲波爲
布母奈久，寒之安禮婆，堅鹽乎取豆
之呂比糟米湯酒守之須須呂比，之回
夫可比鼻毗之毗之爾，志可登阿良農
比宜可技撫而安禮乎於伎，人者安良
自等富己呂倍騰，寒之安禮婆，麻被
引可賀布利布可多布安理能許等其等
伎曾倍騰毛寒夜須良乎合禮欲母利，
貧人乃父母波飢寒良牟，妻子等波乞
弓泣良牟，此時者伊可爾之都都之可
汝代者和多流，天地者，比呂之等伊
倍杼安我多米波，狹也奈里奴流，日
月波安可之等伊倍騰，安我多米波，

照哉多麻波奴，人皆可吾耳也之可
流和久良婆爾安禮母作乎綿毛奈伎
布可多衣乃，美留乃其等和和氣佐
我禮流，可可布能尾肩爾打懸，布
勢伊能保麻宜伊保乃內爾，直土爾
，解散而父母波枕乃可多爾妻子等
母枝足乃方爾回居而憂吟可麻度柔
播火氣布伎多受，許之伎爾波，久
毛能須可伎弓飯炊事毛和須禮提，
奴延鳥乃能杼與比居爾，伊等乃伎
提，短物乎端伎流等，云之如楚取
五十戶良我許惠波寢屋度麻來立呼
比奴，可久婆可里，須部奈伎物能
可世間乃道。

世間乎宇之夜佐之等於母倍杼母飛
立可稱都烏爾之安良稱婆。

山上憶良頓首 謹上

王梵志詩集和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之研究

…鎧子兩脚破) 昏到家裏，無米復無柴， 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 家少糧食，尋常空餓肚。	P.3833〔II B〕 P.3418-13〔II A〕 P.3418-11〔II A〕	III. 61B(310p) ST20A(436~8pp) ST16D(472p)	頃には蜘蛛の巣かきて 飯炊ぐことを忘れて ぬえ鳥ののどよひ居るに いとのさて，短き物の 端切ると言ひるが如く らモととる里長加賀ほ 寝屋處まで來立ち呼ばひぬ かくばかり，すべなきモのか 世の中の道 (返歌) 世の中を，愛しと也さしと思へでじ
正政(正)追庸調，村頭共相催(相催稅) 前見債主，入戸見負妻 重逢苦哉，如此更窮漢 村一兩在	P.3418-13〔II A〕 " " "	ST20B(488p) ST20E(490p) ST20F(")	らモととる里長加賀ほ 寝屋處まで來立ち呼ばひぬ かくばかり，すべなきモのか 世の中の道 (返歌) 世の中を，愛しと也さしと思へでじ
世間何物乎，不過死一色 尔道生時樂，吾道死時好 死即長夜眠，生即緣長道 尔道生勝死，我道死勝生 人間養男女；直成鳥養兒 長大毛衣好，各自覓高飛)	P.3211-35〔II A〕 P.3211-33〔II A〕 P.3418-9〔II A〕 P.3418-2〔II A〕	II35A(176p) II33A(172p) TS15D(462-4) ST2A(436-8)	飛び立つかわつ，鳥にしあらねば
(金玉不成寶)	P.3418-29〔II A〕	ST38A(548p)	<参考> 「思子等歌」 銀モ金モ玉モ何世むに 優れる寶，子にしかあヤモ 「戀男子名古日歌」 …我が中の，生まれ出でたる白玉の 我か子古日ほ……
(父母憐男女，保愛掌中珠 亦死手遮面，將衣即覆頭， 死仆哭直鬼，連夜不知休) (金玉不成寶…美兒(貌)別今夕)	P.3418-14〔II A〕 P.3418-29〔II A〕	ST21A-B(472p) ST38B(550p)	…手に持てる，我が子飛しつ

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上、中、下、 塙書房 1964

中西 進「山上憶良」河出書房新社 1973

村山 出「山上憶良の研究」 櫻楓社 1976

「王梵志詩集」與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

王 梵 志 詩 句	Mss. no	Demieville Text no (page)	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
衣破忍飢寒，廻獨一身活 (鹿脯三四条)，石鹽五六顆 麥酒三五瓶，時時獨欣樂 (眼中雙淚流)鼻滿垂入口…引氣喫喘急	P.3418-6〔II-A〕 P.3833〔II-B〕 P.3418-9〔II-A〕 P.3418-12〔II-A〕	ST.10(P.454) III61C(312p) ST15B~C(462p) ST17G(478p)	風交じり雨降る夜の 雨交じり雪降る夜ほ ナベもなく寒くしあれば 豊饒を取りつづゝろひ 糟湯酒ろちすすろひて じほふがひ，鼻びしひしに 然とあらあ髭搔き撫でて 我を除きて，人ほあろじと誇ろへ 寒くしあれば 瓶金引き被ふり 布肩衣，有りのことごと着襲へど 寒き夜すらを、 我よりモ貪らき人の。 父母ほ飢急寒あらむ 妻子どモほ乞ひて泣くらむ いの時ほんがにしつくが汝 世ほ
(造得一杖子，中心棒皮紙)還將布作裏…夜眠還 家貧無好衣	P.3211-36〔II-A〕 P.3211-36〔II-A〕	II.36A~B(178p) II.36A.(178p)	
貧窮實可憐，飢寒肚露地	P.3211-29〔II-A〕	II.29G(104p)	
" 入戶見貧妻，舍漏兒啼哭	P.3418-13〔II-A〕	ST20E.F(470p)	
(世間無處坐) 世間日月明，皎皎照衆生… ……貧富有殊別	P.3211-21〔II-A〕 P.3211-31〔II-A〕	II23(140p.) II31A~B(P.108)	天地ほ應しといえど 我がたあに狭くヤなりぬる 日月ほ明じといらど 我がたあに照りヤ給わぬ 人皆か我のみヤ然る わくらぼに。人とほあるを。 人並みに我モなわるを。 綿毛な布肩衣の。
妻即無褐被，夫體無禪袴 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 體上無禪袴，足下復無鞋 (草屋足風坐，床無破氈臥) 草舍原無床，無氈復無被 (客來且喚入)地鋪藁草坐 (父母俱八十，兒年五十五， 當頃義妻兒。)	P.3418-11〔II-A〕 P.3418-13〔II-A〕 P.3833〔II-B〕 P.3211-13〔II-A〕 P.3833〔II-B〕 P.3418-11〔II-A〕	ST16B(470p) ST20B~C(488p) III61A(310p) II16B(120p) II61A(310p) ST.16C(470p)	海松のごと。わわうきがれる かかふのみ肩にろち掛け 伏せ處の 曲げ處之内に 直土に。藁解き敷きて 父母ほ枕の方に。 妻子どモは足の方に 憂い。吟ひ。 かまどにほ火氣吹き立てず。
(家裏原無炭，柳麻且吹火)	P.3833〔II-B〕	III61B(310p)	

敦

煌

學

第十三輯

編輯者：中國文化大學
出版者：新敦煌文豐學研究所

定價：
平裝

總經銷
地址：渤海
撥址：臺北市羅斯福路
郵政編號：一〇一
年月日

(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美港新美港新
臺園臺出街
化金幣幣金幣幣
九段廿事：：：：：九版
九號二十一三十一四
二八業〇八六二五
六樓公四五〇四〇六
二之公元元元元元
二一號司元元元元元號司會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